瞿忠宣公集

恤一作措

瞿忠宣公集卷九

浩氣吟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謾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

藉草爲茵枕凷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九死如飴遑恤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鐙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

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眞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泉臣作書
王二公詩
平相歷

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作須臾堦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見定南於靖江殿憑加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笑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村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畏。樂爾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

邊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

拘幽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彭爌時來相對癡愚歎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來滴雨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

都一作多

嚴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因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鬢尙蕭森。

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刼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畱。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遊。

初六日紀事

文山嘗日猶長嘆。甚笑狂生禮太疏。軀命已交初見刻。喜嗔邉計就刑餘。（胡）□裝畢竟仍華種。漢語如教聽聖書。（定南姓孔）張子已成千古事。知余結局定何如。

料此刀頭鬼。從何伎倆施。防閑嚴太密。了斷恨偏遲。白日幽明路。俘臣涕淚時。眼前都死趣。加意又相持。

示別山 原題上有初六日三字

每聞君議論。輒便長精神。識力超凡近。操持歷苦辛。難中資益友。世外結芳隣。再晤知何日。同看未死身。

君節他心畏。明知決不移。離居專爲我。伏械正堪疑。神鬼今何在。忠貞任彼欺。關頭須打過。千古只憑斯。

自艾

書生原不任。封疆。堪笑當年漫主張。共道北門留鎖鑰。寧知西土失金湯。一籌未展防邊計。四載空貽喪國殃。七尺不隨城共殉。羞顏何以見中湘。何公騰蛟長沙殉難號中湘王

問天

朝廷兒戲視疆臣。長子師中竟不掄。歸府權尊留守賤。營頭腹飽督師貧。任從呼籲高天聽。似幸淪胥快讚人。失地

寸誅何足贖。孤忠惟有叫蒼旻。

自警

不朽稱三立。惟名貫此中。完貞方是德。砥世即爲功。生死休言命。春秋祇教忠。失身千古恨。大擔在微躬。平生美好境。此日復何求。天地一身外。江山不我留。悟因空後得。心向死邊休。領受須歡喜。參同在小樓。若論成人事。臨危止一端。聖賢原節取。世俗已驚看。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乾坤留此夕。魂魄也教安。佛教言生死。無過一了緣。朝聞纔是了。聖訓已居先。臨節徵完養。成仁誦昔賢。到頭方夢醒。在我不由天。

初五日奴輩聞滇兵起營。卽刻星散。莫知所之。越數日。周麟被獲。押至余所。隨令到山中搜取家眷。旋

即收去不復來矣感而有述

僮僕爭逃死孤身視死歸一奴曾見執信宿偶相依去矣無來日人耶是鬼非總關兒女事有淚不須揮

二十六日夜夢在一室如家中聚姿館先君命余設榻而臥余即拂拭書几以臥具敷其上几旁一磁瓶觸而墜下余以手承之竟不墮地完好無恙覺而紀之

遺像他人得亡親入夢看若悲嬰禍患仍喜肅衣冠效死忠臣分成名肖子難醒來還自解高臥報平安

憶聖蹕

鑾輿播遷遽經冬風雨飄搖半避烽萬乘總無千騎擁三江應有百靈從卜年未許更周曆闢國寧教盡漢封待死

時人一作
明人是也

孤臣難赴闕瞻天遥祝護蒼龍

閏北歷有感大統歷閏十一月新歷爲辛卯閏二月

正朔殘年多一月新書改歲閏三春羈囚度刻如經劫天于蒙塵已數旬但願履端開泰運豈將歷數問疇人唯余有夢占晴昔看到清明辨假眞

自歎示別山

七尺那堪斗室蟠禪關止靜好同觀心維漢鼎千秋痛目極堯封萬里酸□語嘈嘈魂裏聽飄風烈烈夢中寒扶輿非大身非小留得綱常宇宙寬

閏十一月初一夜放言

周德雖衰命豈移天南□馬竟長嘶縱云將相無開召寧遠乾坤倒夏夷舉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矯矯行偏危無逃

大義昭千古。敢望文山節並垂。

辮髮□裝日夜攢。殊形見慣也相安。苦爭乾淨荒邊土。盡改中華文物觀。日月晦蒙天不霽。河山破碎地偏寒。俘囚血熱魂常在。烱烱雙眸死後看。

盈耳無非賊與蠻。彼中呼兵將曰賊，百姓曰蠻子。俘囚視息亦何顏。投誠博寵翻蒙賤。守正嬰羅未許頑。誰謂人心眞盡死。敢云故物不應還。終宵飲恨呼宗祏。寒雨疎疎淚共潸。

聞同事諸公俱以招至感而有述

聞道諸公已受招。網羅施處幾曾繞。平生志節徵今日。顧盼衣冠戀本朝。達變恥爲文若伍。養高難許子方驕。俘臣苦憶無繇見。咫尺眞同萬里遙。

和別山韻

絕句前段一首
曾入囚中頻夢牧師
周旋繾綣倍于平時
詩以志感

[illegible]

末句一作盡變愁容
入戶庭 又其二一首
一晃陰寒不放晴困
人如夢亦如醒今朝

志節無同異，形骸豈合離。餘生今已久，訣死亦何悲。正氣遥相接，忠魂刻共隨。詩篇留血淚，千載有人知。

一從初不死，惡緒漸來多。心痛惟子獨，神完奈子何。夢魂肯共語，風雨日相過。早晚從遊近，無勞發浩歌。

閏十一月初六距失守剛一月矣

孤城失去已三旬，忍死餘生尚靦人。嚙雪自甘難號節，題衿何日早成仁。殘黎初順幾忘故，憲厤傳來忽見新。痛憶梧雲飛不到，靑山疊疊盡含顰。

絕句

城北諸山列畫屏，家家環翠與來靑。如何幽室人看去，盡絕雙睛未忍瞪。

亡妻以閏十一月初九爲生忌楊碩甫禮𢘻山中詩

雲岩風千峰怒號
雙睛未忍瞑　蓋誤
以為一首也

其一　别山云詩老而悲但
不敢當耳

其二　别山云忘泥□定
定子自道耳

以謝之

夢裏音容幾度看。似憐遭難惜予安。荒村誰伴三更雨。野櫬空圍萬疊巒。香火久湮塵土積。竹梅時聽佩聲珊。生辰槼子猶存牘。特與冥資結淨壇。

囚中爲位以飯一甌菜一碟酒半杯哭之

幽魂何處不飛來。囚室分明是夜臺。爲壽生前當此日。相從地下重予哀。柔盛土缶仍周粟。楮化黃埃種劫灰。亡國俘臣生亦鬼。非時悄汝故王回。

贈別山

羨子無家累。蕭然待死身。一絲都不掛。千載做完人。魔障余偏疊。孤忠恐易淪。夢迴頻自警。何以報君親。

成人看福分。惟子最余欽。矢節經營久。臨危志氣沈。骨堅

千古一作今古

神亦助識老崇難侵。造化眞由我。須教後視今。

閏十一月十五付別山

守節惟君我。南朝定少人。城亡身即繼。國難氣猶伸。風雪三冬壯。衣冠萬古尊。夷然經浩劫。同志始成仁。

十七日臨難賦絕命詞

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贈別山

斷臂傷晴木塞唇。猶存雙膝舊乾坤。但將一死酬千古。剩有丹心傍主臣。

別山遺藁附

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門生張同敞和

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疊山欲附文山烈。蘇武休思漢武祿。蹈鑊撩衣談笑裏。何須血淚更潸然。

異國凋零非故疆。首山一死尚留商。舌存不信乾坤去。臂斷寧同兒女傷。□胡語可憐原漢語。帝鄉無路是愁鄉。幽魂應變天邊月。照見孤臣鐵石腸。

連陰半月日無光。草簟終宵薄似霜。白刃臨頭惟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但留衰鬢酬周孔。不羨餘生奉老莊。有骨可拋名可斷。小樓夜夜汗青香。

四載危疆一介臣。城亡待死愧今人。將軍不肯留犀甲。風雨惟聞嘯碧燐。列國衣冠何事改。九邊財賦為誰貧。傷心烈祖當年志。寸磔應甘九死身。

生當吾世遇非常。坐臥形容盡可傷。□胡馬夜嘶過百粤。老
臣痛哭守殘疆。千秋正氣憑誰鑒。一死中原詎忍忘。不入
耳言今古淚。幽懷欲訴孝陵旁。
凜然大義自平生。囊底無錢魄亦淸。二烈雙忠原有教。先曾
祖居正謚文忠。先祖敬修謚孝烈。先叔祖克修謚忠烈。九朝七世豈忘情。亡家骨肉
皆冤鬼。多難師生共哭聲。想見刀頭空一切。長宵盼不到
天明。
日日刀鋸攢我心。豈眞天意有升沉。命延一刻慙難負。論
到千年慮益深。此地骨原堪朽腐。他時魂不待招尋。昨宵
猶夢亡親在。醒後惟聞夜雨森。
忘生翻覺死難求。甲士相環任我愁。祭酒一身同臘盡。雎
陽二子共名留。已拚魂作他鄉鬼。博得人稱亡國囚。三百

年來恩怨血先皇應許得從遊

留守師贈詩賦答

仗節誰云有異同此時此難正遭逢書生恥效荀文若夫子堪師信國公共看挺身當亂裏可憐渡水入城中願隨君死非無意烈烈天朝賴世忠

當年竊幸識韓荆已許今朝共死生商粟勉餐貧可援(時余食俱師授)南冠未改座中盟臣心既盡憑誅磔口語空勞說姓名一綫幾希師若友有仁須殺此身成

留守師有初六紀事詩云張子已成千古事知余結局定何如同倣惶恐待死之餘漫賦一章

臂先頭斷生堪賤身爲城亡計豈疏銜木焉知舌在否傷晴因笑眼多餘(俱余被刑時事)血分顏杜悲前史癲伏襄橋有特

書。早晚刀山游息好。古人慷慨愧難如。

被刑一月。兩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動。左臂不可伸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敢煩兩守師寄雪公道公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也。孤臣同敝囚中草。

積月窮陰失太陽。絲絲若淚慘無光。守人聲雜難聽雨。異類形殊恥下牀。舊僕偶看誰認主。亡妻來夢莫思鄉。蒼梧天隔晴峰遠。寸斷幽囚客裏腸。

夢傳司馬忠烈公 諱作霖湖南死難

抗節如公有幾人。磔殘今尚夢全身。應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神。視死如歸懷老友。有恩未報痛孤臣。恥將丹血分靑史。與爾幽冥共結鄰。

自訣

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嗚呼。兩都瓦解。閩海波翻。祖父倡擁立之舉於端州五月綸扉。四年留守。桂林一隅。强敵侵於外。捍將訌於內。孤城空幣。力竭心枯。豈必望國祚中興。相從再謁孝陵。圖功麟閣。與高密汾陽比隆千古哉。亦念高皇帝三百年之統不可絕。粵西一塊土不可棄。世受國恩。身膺重寄。臣子之分。不可不盡耳。卒之天未悔禍。將遁兵逃。祖父從容就義。與少司馬江陵張別山先生同日身殉。死之日震雷暴雨。山川崩裂。桂之人

哀號載道。爲功名者每難於成節義。而立節義者未始不著功名也。文萬里入粵。兩年相依膝下。以備員侍從。兵烽阻隔。不及奔十七日之難。署中搶劫一空。五年奏疏詩文百餘卷。家中所攜著述若干卷。僅存什之二三。惟臨難詩四十首。并遺表稿。得義士楊碩父密藏之未散。文於辛卯夏從梧州被繫至桂。哀毀之餘。手錄是詩。并江陵唱和諸作。付之梓人。以實他年信史之筆。亦見嶺表孤城。巋然雙烈。庶幾不愧高皇帝養士之報。事之成與不成天也。古人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頌此詩者。或可感發而興起歟。豈但子若孫當讀祖父之書。襲爲傳家之珍已也。前翰林院簡討孫男昌文百拜述。

家書

丙戌九月二十日書寄

吾自弘光元年四月初一出門閏六月初四日梧州上任惟時南都變後人心洶洶而靖江王即借勤王爲名有宊窺神器之心吾于七月十九日發宋高陞同將到任後種種情形悉寫寄與汝并至親至友亦俱附有片札非不知道路阻塞難行亦以宋差官是老成人久慣出路彼必隨時相機或可徐徐得達也十月廿後以俘解逆王到肇慶府會制臺丁光三適有褁海將官陳益芬來見渠自言可以差人到南邊地方吾因以家書託之彼直任而不辭遂于舟中將囚逆擒逆事情備細作書并封疏稿寄汝一看因又念宋差官或未必即達又將前番書重寫一通一總

封入此十月廿三事也吾自十一月十三日上桂林省城復任原奉手敕著照舊巡撫意謂可以做一年半載亦將粤西地方整頓一番豈知裏邊見東方聲張逆王聲勢太狠竟認西撫已無生路督二雲急急舉薦其鄉同年晏日曙代吾日曙時在家中突然一開府從天而降豈能按捺得住隨星馳從間道至永州地方永係彼舊治且與粤西全州接壤吾久不見邸報復任剛一月十二月十三日見報一本內有瞿某召入佐樞晏某巡撫廣西之旨察月日乃是九月廿六七者相距已兩個半月而今始見豈不誤事至次日而晏公書已到牌已來且擇十二月廿五到任矣吾爲奉旨復任家眷方接到省剛剛一月而遂要搬移數日間豈能猝辦且奉旨料理大計冊籍方纔動手豈能

中輟只得作一書明明告以不能即日交代之故彼初意怱怱已而勉强延過一月至正月廿六則已到任矣吾移至兩廣行臺一小公署中督押書吏造冊家眷則另住一民房直至二月十八日計冊出門吾始得到民房同母親住又爲收拾船隻至四月初一日始在桂林登舟也僊數所謂去與來相顧此卻似之巡撫一官關係地方吾脫得此擔儘自逍遥但吾自遭患難以來宦興久已索然兼之家鄉遼隔數千餘里汝兄弟俱不在前而汝母又病中思念汝等鎮日夜眼淚不乾亦冀得俞請告便可脫身囘到家鄉故每每上疏輒以病請病固眞而欲歸之心尤急也其奈北信日惡一日江西一路徑自斷絕往來即欲遣一人寄一信歸插翅能飛乎自正月十一日周諠童長班來

得汝昨年九月廿二日書知家鄉去年七月已遭蹂躪家中寸筋不留止剩空屋數間汝母聞之益添憂悶吾雖百方解勸而終是難開緣其子女之念關切知汝與若妹如此受苦不容不腸斷耳吾自念若非西撫出門遭此劫中自然性命不保今天公委曲方便留此一綫餘生雖爲靖逆受磨而名節猶彰殘軀猶在以視家鄉被難者相去何如以此轉自排遣雖家中所有罄完總以空華身外譬之只汝等暨一門眷屬無恙便是大福矣可恨者吾家以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傳忠孝汝當此變故之來不爲避地之策而甘心與諸人爲虧體辱親之事汝固自謂行權也他事可權此事而可權乎邑中在庠諸友轟轟烈烈成一千古之名彼豈眞惡生而樂死乎誠以名節所關攻有甚

于生者死固吾不責汝第家已破矣復何所戀不早覓隱僻處所潛身而反以快讎人之志謂淸濁不分豈能於八斗糟中議論人乎別處起義亦博一名亦奉有旨獨我當熟起義原做不成而反受累受累矣而又博不得一起義之名豈不笑殺痛殺恨殺吾于三月間曾將家鄉被難情形與起汾叔死難事具疏入告久不見旨緣道路阻隔邸報抄不全亦聞有留中不下者可喜新銜誥命一事吾自念昨年南京雖受覃恩而有文無軸今宜自請乘周五溪在詞林借他老手爲吾家表章一番因具疏題請知疏到京已逾限幸上念遠疆勞吏特許頒給而五溪恰于書到時辦海上之行兩日間遂爲完此六月廿八日用寶訖八月初旬承差已齎捧恩綸到端州矣費省而事又速辦最

爲快心第未知何日還鄉得上祖宗丘墓一了焚黄之大事耳吾初意直欲告歸既念家鄉□□□即歸亦無生路且目前江西一重限浙江又一重限如何行得況有家眷豈比輕身故不得已思借勤王督兵從虔州歸至南昌再作理會而事權未到手毛遂又恐上生疑如近日張肯堂已許海上之行而又留住不放故且觀望徘徊倘得聖駕臨虔爾時便可面奏面請只一時難得到耳家中光景想今年反覺太平此間亦有傳來謂南方甚熟米價甚賤人民反相安只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深恩何以甘心薙髮難道人心盡死至于起義之師據聞多行劫掠其惡更甚于□不知皇上於義師何等尊重吳日生近以覃恩且封爲忠義伯其何以酬此非常之遇耶會試一節

初有十月之說今似又改明年二月矣汝在家住落何處果然孝子即扮一行乞裝一行腳亦可從人一問爺娘消息今鄭按君反有乃郎相依而我獨無彼從南來遇賊也會薙髮只是見得父親便爲孝子朝廷所謂無髮爲難民也庸何傷汝弟汝二子一女俱安否兩姑娘兩妹俱安否兵火之後各家存活殊難亦常常有以周濟之否吾身乃餘生吾家亦爲長物汝罄吾所存以養活至親骨肉幾人即是汝之不忘親處人生功名自有定數命不應餓死刦死少不得倘有一日風光吾命交寅尚有好處若使天下果不得太平朝廷果不得反正何云命好運好以是愁悶之中轉自寬也吾于靖逆一事雖不能銷患于未然而先期多方阻遏臨變百折不回又以一身保全數萬生靈之

命今日邀恩于朝廷者卽不奢而陰府簿籍其注我功德必大至於封侯封伯於此身有甚增加退一步便是留一分此日卽不宮保不尙書不蔭子而一年節鉞已躋亞卿又加從二品服俸所邀惠於天者又豈淺哉公爹負海內人望歷官二十三年止以少參終吾卽受患難風波林泉清福已曾享過而屈指兩年之內七品科員遂已腰犀吾本知足人不似今時無厭妄求者比就使今日奪職而歸有餘榮矣家中書籍中止皇明臣略公爹底本最爲緊要此書在大櫥中曾留得否新宅者止畀代誥軸據二郎謂曾寄與陳廷策處不知無恙否其餘不過玩好之物如畫片古董以至什物家火之類留得固佳設不留亦付之煙雲聚散已耳爾等遠伯宏西三姑夫近狀何似小重叔兄

弟光景何如起汾乃郎何如吾故人錢顧兩兄顧已先變
而亡錢不落莫否浦舅翁仍在東皋否光甫師暨子張景
之輩如何光景傳聞諸生俱應鄉試但中舉後即押赴滿
洲會試果有此事否據六月間所聞南中降口諸大僚俱
以檻車勒死于淮安想亦的信天報之速如此孰謂業報
須身死而論定須蓋棺哉黃石齋畢竟殺于南京此與文
信國何異吾鄉如徐勿齋侯豫瞻浙中如徐虞求劉念臺
輩皆已表章過只可歎顧瑞屏無端送命于淛東眞意想
所不到也皇上於官爵不吝無非鼓舞籠絡之計即騙官
伎倆亦了然知之而習俗既成牢不可破今在外者迴翔
不進在內者百計求出竟使至尊孤立于上而全不顧也
豈不堪痛哭也哉今隆武三年歷已頒太子慶詔已發只

要復得江浙南直見得孝陵便成得箇天子未知彼蒼之意何如向以魯藩爲慮今聞魯已入海不知下落又誰爲料理浙江事耶昨又有閩魯航海而至南京者若此信果眞亦一奇事安得此時猝有家鄉信來詳述今年春夏間之事與我知之也

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桂王爲神宗第五子出封楚之衡州以避寇入粤棲于梧州崇禎十七年桂王薨逝遺二王子一爲安仁一爲永明安仁居長正枝嫡派當弘光失國之後卽應照倫序立之余以弘光元年閏六月到梧時皇太妃同安仁永明俱停舟水次余朝見安仁見其丰姿氣度眞天日之表也亟馳書總督丁光三謂以親以賢更無逾此而光三已先接虔

撫萬元吉吝文爲閩中業擁立唐藩監國隨具賀表達閩并以吝西粤撫按其事遂寢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爲唐王也爲桂之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余爲患難交後隆武皇帝居安仁于肇慶府居肇未久又爲虔州告警復返梧州時余以身任從桂林至梧見其飄泊江干因勸王移進總督衙門豈意不一月而安仁一病遂不起余于喪次謁永明王見其丰姿氣度不減安仁而渾厚篤誠更過之兼向聞永明有異瑞種種私念將來其終有望乎自安仁薨後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時光三以守南雄未歸聞永明之還端雖不甚欣然亦不便爲梗也迨九月二十聞變猝聞延汀繼陷隆武皇帝不知所之有言出奔者

有言被執者時粤中人情洶洶又是前年弘光故事況時
至事起天與人歸若不早定一尊何以延祖宗三百年一
綫之緒余遂與宗室朱容藩詞林方以智部郎周鼎瀚肇
守朱治憪等亟亟謀監國之舉而光三亦自南雄歸以奉
有隆武迎駕之旨也其實駕無可迎恰好借題卸擔擁立
之舉終是躊躇未決其所執詞者訪行在消息以示不忘
舊君之意兼欲待東粤鄉紳之至以明定策大事不敢擅
專而本念則惟恐此事果成設或口信緊急以弱主而當
危地萬萬難支故早夜思爲遠害全身之計自回鎮以後
惟捆載宦囊遷移輜重寄頓家眷爲汲汲耳旣迫于公議
之不容乃不得已而議進箋然猶必待何象岡書至而意
始決其持重老成如此先是呂東川自柳州赴余約至端

李孝源亦自韶州起光三約至端首決大計者兩人與余實同之然自初一進箋之後光三又欲居爲首功而心更歉于擁戴之不早也乃用計納賄于奥竅之間凡左右近習無不彌縫而舊璫王坤改名王宏祖者適自閩來深相結納必圖大拜一日光三適余舟謂余日起用人望有陳秋濤楊機部二公東川與年翁弟已薦之于內俱借重綸扉矣至初九日余往謁之則令旨適傳至啟視之乃辭首輔疏批紅不允者也余是時始知先已密傳首輔而孰知首輔二字豈初拜可突然徑出者乎總爲不習典故又惟恐人之居其上貿貿爲此祇以貽笑于四方耳究竟陳秋濤極歸心桂王者而終始未赴端朝見亦只爲首輔二字大有妨礙與年伯爭則不便讓年伯而居後又不可秋濤豈眞

不欲出來做事者哉至于東川素有才路爲人亦爽愷既得入直自應水乳合而針芥投只爲爭兵部戎政一事大有形迹東川遂困上有西蹕之意自請留守東方上以十月二十日起梧東川隨留肇自兹以後竟由梧而韶由韶而梧由梧而柳召之不赴趨之不來登極大典亦竟不與也閣中止余與光三二人雖票擬之役余分任之然軍國大事畢竟光三一人自主如聖駕西行余竭力阻之而不聽緣光三先爲從臾兼大璫力主之滿朝之臣力贊之余一口能爭衆吻否當十月十六虔州報至余是日不在閣抵暮始知之亟入朝而光三與東川先已召對過定計移蹕矣余力爭之曰收兩廣之人非必破江西之人即欲移蹕尚可緩但我嚴防飭備可耳且東人未附東餉未來驟

焉一行後必滋悔上雖勉强從余言亦止多留四日耳豈
知聖駕一西東人果大失望適唐鄧諸王自閩中航海逃
難而來粤鎮林察迎之于海上蘇觀生挾之爲奇貨竟以
十月廿九日擁之入廣城初二日丑登大位改元紹武矣
假使肇蹕不移東人來附安得有是事哉自唐僭號而廣
之府庫盡爲所有廣之屬邑并鄰郡皆爲所竊我監國之
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凡弔錢糧徵兵馬動輒牽礙
光三乃集議仍請蹕肇慶登大寶少司馬林佳鼎力佐之
在廷亦遂不敢梗議十一月十八日正位端州即行頒詔
兼議攻守之事緣蘇觀生所招納海寇亡命實繁有徒勢
不得不陳師禦之時王化澄代光三爲總督惴惴焉惟恐
僞詔之來廷臣亦多嗾之者林佳鼎銳然自請代之上降

敕卽令林督兩廣而王召入佐樞王意則大不懌以二十日之督而一旦忽然更置殊不堪也林乃督促兵馬聚集糗糧會師三水以扼其要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我師出其不意掩擊之敗而走我兵因遂飽掠三水地方林亦不能禁也先是余聯絡義兵一枝舉人生員領袖原約爲內應但使扼三水絕其糧道待其內潰而後進兵便可成功而林氣驕不可制督促諸將進兵直逼廣城兵未交鋒而已大潰綠彼之取利在水而我之所長在陸顧乃舍陸而從水以及于敗此則人事之不臧也光三平日自誇東兵東將到此亦口呿而不言余以十二月初十日自請親督義師兼防峽口不數日卽傳廣城已有口騎突入唐王已被擒蘇觀生已被殺余心怪之蘇見口則降耳

何至于殺此必是詐不三日而遂有剃頭人持僞示僞牌沿路逼地方人剃髮者余察其示中有逆藩就擒四字而無一字及蘇此明明蘇賊計窮而爲此狡謀以驚我走一去之後則肇非吾有矣而朝中信眞口者十之八九光三初亦疑之後審逃兵之言亦遂信之聖駕遂於廿有六日登舟西適矣其西適之意似乎已無意于東幸余所推用廣撫朱治憪今已改用爲督其人饒有智略或可稍支目前然東事一日未平東餉一日不濟雖智者其能爲無米炊乎聖意在楚特以西粤作過支殊不知楚兵多而楚餉詘尚不能無望于西粤之接濟今并東省而不顧西省能支旦夕乎舍兩粤而直趨楚中吾未見枵腹之兵能爲吾出死力也以余意論之畢竟安坐于肇徵調錢糧簡練精

銳數萬合之楚滇各路諸師恢復南贛袁吉以至南昌然後從江而浙而直方可圖見孝陵無奈滿朝諸臣非楚則蜀無一非勸上入楚者此亦氣數使然但未知究竟恢復中原當以何途之從耳上質地甚好眞是可以爲堯舜而所苦自幼失學全未讀書今須用博學詞臣大開經筵終日講究而內去其口銜天憲擅作威福者毋使煬竈悪城再得一二有擔當力量閣臣每事主持不爲羣奸所煽將來猶可想望太平耳李孝源儘有相才今已加閣銜但以守制爲辭堅不赴召其人蓋絕頂乖巧當時事艱難之會落得借守制推辭倘將來眞見淸寧做相公豈無日子況今業已宣麻又落得做一山中宰相此所謂討盡便宜者也呂東川每事決斷不肯模稜第其性氣太剛度量太窄

若識其性而與之同心共事還勝光三多多以其本體乾淨不似光之齷齪耳楚中有姚崑斗滇中有王崑華蜀中有王非熊粵中有何象罔黃玉崙陳秋濤皆舊相也何逃難而歸即陳亦身家念殷未必肯離故土黃已老非熊人多畏其傻第其人實有才學老詞林中所罕匹者將來擬起姚崑斗用文鐵庵然亦非濟變之才至于閩中既陷雖多才亦難猝致也夫上有中興之主下必有名世之佐方可幾恢疆雪恥之功豈時之未至歟抑豈從風波盜賊中愁罟神祖一脈明明天意有屬而旣嗣統復俾無成也歟

丁亥正月初十再書寄

刧運到來朝廷尚然如此何况凡人只要天心助順刧運既過再酉得我朝天下幾十年雖目前遭刧亦安之矣吾

生平不愛官爵且受過幾許風波患難豈到老年反作貪位慕祿行徑亦是天心㷫庇使我到粤西地方脫離劫難然本念惟早弛重擔一有代者卽圖告歸而北信日凶江西浙江俱已隔斷從粤歸家能脫此兩層門限乎吾主意不入閩中者正爲告歸之心迫切一入閩則此身絆住亦豈料閩中又遭變如此此還是天佑善人巧留我于粤地也至于擁立桂王眞是時會適逢機緣巧湊當弘光元年南都變後余已心屬桂王蓋以名正言順可以服天下之心耳而閩中旣已先之域中自無兩大吾聞閩信五十日而靖江王之禍作矣八月十九夜豈復有生理哉命不該死守著一片癡忠自有天地鬼神默默護持今靖江安在從臾靖江害我者安在且亦安料隆武止做一年兩箇月

皇帝遂至蒙塵而余終以臣節服事桂王之次子永明王
哉永明既立吾念已盡吾身可隱吾實不願受職無奈一
時之人上意若不肯放只得又入韁鎖之中而時勢適值
其難僅僅一隅岌岌不保若既立之爲君而遂棄之以圖
自全豈不得罪天下萬世因是勉强支持者兩月餘而究
不免于西遷西遷以後局面未知何如亦惟力是視以盡
吾擁立之初心耳最奇者弘光元年以西撫到粵隆武二
年既卸擔離桂林矣今復以新皇西幸重到桂林憶在南
京時仙數云當與斡旋粵西一行又曰裂土榮後總于粵
西一節今始始終終總在粵西孰謂非前定之數哉升沈
出處之間人又何容心也但新主意必欲入楚羣臣無不
勸之入楚吾卻不能相隨若住桂林一日則相隨一日若

入楚則願乞老臣骸骨決不能追隨即上怒而處之亦弗
顧矣吾意必欲仍從西江一路取道歸家只未知何時可
以打通何日是我一家骨肉重相見之時耳此時世界只
是苟全性命何必復計功名然讀書做人四字不問治亂
總宜猛省初猶望鄉場㸃會場今總不必提起但得永歷
皇帝有恢復江南之日不愁兩榜不開只未知家鄉赴北
闈者究竟作何下落也人見我兩年內自給諫而府丞而
巡撫而侍郎而拜相似乎宦途利極矣以我觀之分明戲
場上捉住某爲元帥某爲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
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
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
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所謂存禮之餼羊也爭得世

界轉則此官雖小亦尊爭不轉時官越大罪越重拚一死以酬國恩以報祖宗在天之靈餘何計焉昔之爲宰相者安邦致治定國匡王威輯九邊澤敷四海天下之大也而密勿運籌如堂視庭今以一隅斗大之地又當空匱詘乏之時乃欲行恢復中原之事雖眞有才智之士亦將束手況庸劣無能如予者乎惟有用人一節宰相得而行之幸銓部係余兼攝猶可展布分毫而山川阻修烽烟梗斷閩中尚有浙直之人闕壞以來浙直之人無望至粵矣此外不過川楚滇黔四省人才亦俱倉卒難致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爲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葢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

界尙有淸寧之日中原尙有恢復之期也哉以此署銓無幾怨謗叢生每人悅之日益不足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求吾盡吾心吾盡吾職耳安得道路稍通使吳越諸名公有死不盡者得盡忠効力於神祖之孫則一番掌銓啟事中亦覺少添氣色也夫以神宗四十八年之德澤業已中斷而今復續之海內人心孰不懽欣鼓舞謂宜開永歷登極之信各省便當奮起義師迎鑾擁駕天心果不絕本朝宗祀豈有鬼神不効靈而呵護者乎但我輩留得性命在不愁無天淸地寧之日也

戊子又三月廿九日書

吾旣以身許國自應不復顧家屈指出門在乙酉四月初一今戊子四月初一矣忙著身忙著心遂不暇轉念及他

一似有類麻木者然合著眼時又何夕不在家鄉何夕不與兒女骨肉相聚相見也吾留守桂林兩年于茲吃盡苦費盡心亦只保得地方不淪口口耳寇賊之淫擄殺戮烏能禁之以天子之尊而不敢一觸其兇威脅之東則東脅之西則西彼時時以甲申燕京之事橫在胸中目中且無共主又何有于大僚今年二月廿二之奇刼奇慘眞古來史書中所不經見者吾重在社稷在封疆心憤舉朝共棄會城偏欲以一人守之今仰仗天地祖宗之靈與全片壤可以恢復雖楚督師何公之力居多而絕處逢生無中變有于人民竄盡之日轉輸糧餉以果三軍之腹恐非留守老臣在此地不知何如矣喜近來江右盡已反正卽東粵亦漸還漢儀將來從粵入虔從江入浙歸期不遠若天心

轉時如堅冰初泮一刻全消亦何有漸次等待哉兩年不得家書昨冬十月僅得邢坤八月初一兩行字病母放心汝等不下病乃增劇故因前寄信僧人來南再附此信非不欲發一人歸緣周誼張英兩次出門而俱卻轉恐途中不無擔滯故不復遣之汝若能發志堅心來一看老親汝心固快而汝萬里尋親亦博得一令名也此在汝自酌之耳汝弟及至親至友俱不及作字不妨以大意告之

戊子九月書寄

今皇上以丙戌十月嗣統今已兩週初在肇慶繼移桂林餘桂而全而武岡武岡之變又移柳州復自柳而還桂不兩月又移南寧南寧移潯州從潯復至肇兩年中播遷之苦從古未有不知何年何日得重謁孝陵成中興之事業

也吾留守桂林兩年於茲幸西陲片土不至淪於□□然捍禦筋力已殫支撐心血已枯閫將郝永忠混名郝搖旗何督師在楚收降延禍遂至于粵其惡蹤毒烽總之無復人理粵西刼運到來應遭其毒故自楚流入而吾之刼運難逃周旋數月究竟討一搶劫之報此番之變十倍靖藩當年松數云寇王難別不敢言凶又云無凶何言不敢原早定有今日之事矣其如我堅守封疆至死不變今年二月朝廷已共棄此土而吾偏欲留之忍辱含羞苦掙將失之桂已失之全完完全全挈以還之皇上吾其可以告無罪乎西江反正在正月廿七而其起事已在去年之夏秋今止贛州一間未達耳東粵之歸誠實本西江而來歸誠之後即恭迎聖駕駐蹕端州一以通江一以通閩吾與督

師極力爭之謂必繇桂出楚局勢始大而終不見聽信有
從頭出江之意果如此相去猶不遠也吾以駕既在東則
于楚不無遙隔辦楚事者不無灰心故仍力請守桂以接
東西氣脈蓋既已身任封疆直任到底若一入朝則于疆
事未必無誤而于朝政未必有益兩失之矣只是目前局
面凡勳鎮之强梁跋扈者則奉之惟恐不及而留守閣臣
與地方撫按直視爲可有可無我死掙得來之地方徒以
供他人之享用且反欲奪其事權直舉朝皆病狂喪心之
徒矣吾刻刻思東歸恨不能插翅遂到江南而無奈鄉音
又斷自今年六月三十得汝去年七月初四一字嗣此杳
無片音原知家中必定時遣人來只因途中多阻九月得
吉水郭字山書知去年家中有人到彼處住一個月而爲

贛阻不得入粵字山與盤費十二兩而歸不知即是周恩否周恩曾到家否去年八月曾人寄信到家必該有人上來一看今年三四月又寄平安小信于江西人不知曾到否吾自丙戌之冬擁立今皇上辛苦兩年只保得一塊粵西究竟是我開府之地松所云裂土榮後總于粵西一節豈欺我哉家中窮治僞官光景吾悉知之以浙中時有人來知吳越原無二也然吾發願若世界不翻轉吾誓不還鄉且支撑過去以待他日仍湊榮歸之數不亦可乎兩三年中生死久已置于度外學問大進骨力愈矯膽氣愈雄即文筆亦滔滔滾滾愈有波瀾看來吾壽數還不了也汝只耐心苦守做人讀書要不貽玷祖先吾本餘生再生之身榮名貨利總不關心只留幾首詩文傳之後世足也同

來友人楊碩甫劉覲公黃玉涵相傍錢明寰則住太平府與莊行素相依李元玉久棄世許德生亦不在久矣家人中變故亦多來人自能悉之諸不暇及

瞿忠宣公集卷九終

邑後學朱　銓校字

雜文

顧太僕諭塋記

故憲副贈太僕卿麈客顧公以閹禍考死越十有四年爲崇禎己卯其子麟生始卜兆于邑之均墩邨葢公引義畢命時手書囑家人必歸吾柩於鄉居至是廢宅爲塋以大葬公猶治命也凡公出處生卒大節與先後諸君子項背相望國有懸綸家有誌誄夫何憾惟余推公之志義其重禍於生前薄卹于身後不可不昌言以告來者公故與應山楊公桐城左公同登萬厤丁未進士迨楊左副僉院事公猶遲回刑禮兩曹不過五品潛郎耳無論溷泥揚波便可優游三事但令結舌爲寒蟬亦當隨牒平進矣顧乃挺

身一出希孟博之蘊義效偉節之西行非其憂國奉公有出自性然者乎且推轂揚左和衷政地定辟經撫此三事者何但摹小爲之側目卽衆正固且袖手以逕公公豈不自知禍不旋踵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至陜臬之擢北獄之徵相去僅踰旬月急捕則就格居先強掠則飲毒最後從容就義慷慨訣別此與顧覘日影索紙彈之者復何異哉蓋嘗論之共鍜鍊考掠坐贓巨萬重禍如彼而卽有知公者猶若靳以功首之名其瞶瞶遼蔭詆闕如薄卹若此徒爲啗公殺公者竊快其推刄之毒而已嗚呼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此昔人所以爲痛哭者也本朝垂三百年猝有邦家之故我鄉未嘗不代有其人逕國之叔揚土木之以則闖瑾之子修權輔之莊靖文敎歷歷在

人齒頗間然墓門有棘過而式焉者鮮矣耜於公爲通家子早承文字之訓幸附通籍不鄙椎魯諄諄以國是人才再三指示焉及公罹禍耜方居憂草土恨無從排閽叫屈爲公請緩須臾之死以待維新時與居平結契拚袂野哭淚自愧負而孝子乃屬記論塋用敢節畧公志義謹書之嗚呼錮廢餘生何能闡發芳烈聊附姓名以慰他年芸夫牧豎之憑弔云爾

東野制義序

李君東野早擅民譽謂旦暮可以高其門然世之飾中炫服招呼儕輩以法言爲不足言法行爲不足行者又大抵民譽說之也東野獨不然規翔矩趾言物行恆侍先執之几杖則藹如嬰髫接其儕偶退然如不勝衣至於吮筆和

壘篝燈丙夜則又旁若無人躊躇滿志而後止世業禮經今秋遂得高薦惟余所見李氏之攻苦績學者三世矣伯橘先生表心質行哀然當世大儒其理學淵深優入天臺東溟之奧室與先太僕尤善厚先君子因師事之其後緝夫兄繼起學海縱橫文場踔厲時於燈炮酒闌傳述嘉隆以往倉猝兵興故事馮弔感激未嘗不蘇蘇隕涕因知其非無意於當世者晚年博通陰陽象緯之書冀得一遇而終困於不偶今東野胚胎前光穿貫問學當其振筆落紙有典有則名理混混而不窮神脈徐徐而不薄譬之端士莊人矜莊自惜又如黃鐘大鏞律呂叶應斯眞濟美之先資而遠到之利矢矣語有之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然不知穴處之苦則亦無以與乎順風之適

惟東野從久鬱之餘高騫長嘯雖薄青旻而戾九霄特步武閒耳夫以東野之才之學將處而愼恤其身名出而抗厲其志節紹前徽而砥末造復何待言顧余在孔李之誼親見其祖父之賫志於諸生竊謂以今日遇徵東野不若以先世之學殖徵東野爲尤信也因喜而爲之書

玄宗印古序

余聞古昔大醫出立爲修養之法示我調和氣以保喪生其後民患重腫復爲導引之術示之疏氣血以免札瘥之患此玄宗要指所從肇也顧非靈姿瓌異夙具挺特亦思拍洪崖而挹浮邱則秦皇漢武猶爲仙籙所笑而況青鞋布襪之儔乎周君生長奧區不籍指校而於驂鸞駕鶴如徐禩翁張道稱輩怳怳如或見之及徧蹐名山嘿契大藥

確有所得耑以此秩度人度世其功效不可縷數雖然醫和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又曰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舉世方不饗穀德而食蠱周君不言養生則已其言養生也唯亟爲我度之當饑饉薦降民殰幾卒而災不爲害民樂其生其敢不從國人而誦之功之德乎

北虞郘公築城議序

吾虞自孰哉纖三讓以開基逮言游登四科以文學固已垂不朽爲萬古千城矣獨邑之築斯城也在世廟問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先輩北虞郘公懷宗國殷憂侃侃乎建築城四議獨排衆論任阻撓怨誹而不顧邑侯東陽蒼野王公甚韙之決策壘石陶甎千畂雉堞跨高山以臨水屹然

作禦寇金湯未幾倭寇果至蒼野王公出戰殉身而邑中數萬生靈獲享生全則北虞部公之建議眞曲突徙薪而非焦頭爛額者也今二公邑中俱有專祠在祭法能捍大災禦大難則祀之況北虞公道德文章爲師儒碩望而厥嗣墟蓮公以名進士爲駕部郎前後掩映孫曾奕葉正未有艾嘗聞先文懿每稱北虞公爲春秋名家而惜其不大用以今論定北虞公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庶幾矣乎今嫡孫仲潛公克家肯構梓築城議布諸海內余深羨之以弁其首并以識仲潛公之爲孝子慈孫者

常熟曾氏世譜序

宋少保欽道曾公世家江右南渡後徙居吾邑遂占籍著公少眞厥祖宣靖公家學孝宗朝由州郡散職馴致大拜

是時廟堂銳志恢復公爲計臣嘗恐度支缺乏獲罪軍興凡理財裕國之術孜孜講求不避嫌怨孝宗倚以爲重眷注獨隆晚節致政歸賜第邑城袞繡坊比其歿也賜葬宣化門外今去公五百餘年而埋玉之地松楸鬱若堂斧穹然亦足占公之垂慶者矣公惟國史不爲立傳然名賢記麗牲之石專祠隆歲享之文宸章赫奕瑰玟生光畢生大業亦旣揄揚略盡矣惟是譜牒不修世澤弗彰裔孫玉梁者有志操居窮識大體慨然以網羅舊聞爲已任遂搜廣稽匯分臚列闕其可疑傳其可信世系昭而志序贊銘之類燦然咸備不啻曾氏之天球大貝也閱數十年玉梁之令似道生來請序於余余嘗謂世家之有譜蓋用以傳祖宗之精神開百代之眼目必其後人上繩祖武亢大厥宗

庶幾於譜有光不然者芳躅在前子孫不能繼美何取沾沾修述爲曾氏自受姓以後孝友之德著於孔門文章政術之美有宣靖祖孫崛起東南與廬陵眉山項背相望此數公者人傳譜乎譜傳人乎讀是錄者亦可惕然興高山景行之思矣語云公侯之子必復其始此其後裔修譜之意亦余所注望於往哲之裔者也先是少保公墓稍爲豪右侵蝕後人誓以死爭卒復舊壤歲時伏臘攜斗酒酹墓下嗚嗚悲咽不覺土之涇涇漬也其至性有過人者余因附書譜末以見曾氏多賢如此

刻兵略纂聞述

先君登朝十二年移病請告歸田十一年而卒當神祖久安全盛之世而獨窺見奧窔於居圉之伏莽宮府之牙孽

及臣工內外之職守事機緩急之遘會咸燭照井畫家居無事嘗思以春秋左傳爲綱舉漢唐宋以來故事分類輯入之爲目總名曰前箸又竊取荆川唐氏之左編删蕪纂要思爲主略臣略等書而頭白汗青有志未逮最後始留意本朝人物閱雷王之紀事而嫌其冗攷陳薛之編年而惜其略於是窮搜國史旁羅家乘發凡起例編纂事蹟首開國文武封爵次革朝靖難名臣次內閣次詞林次六部次臺憲次卿寺次藩臬次郡縣其他急病讓夷蹈義凌險匹夫之獨行委巷之艱貞亦次第附焉凡爲書百餘卷舉二百六十餘年旂常之紀績顯晦之嫮修皆可循委而溯其源緣崖而陟其巔矣戊己庚辛之交式耜令豊陽時接家鄉未嘗一語及私惟時舉前輩某爲某令於地方之區

畫若何兵荒之預計若何及應措之指顧若何輒服膺佩
教以爲如在膝前聞所未聞而已會建州難作先君雖家
食累年而懷慙多壘因復取編輯諸書支分節解區類標
目名曰朝野纂聞而尤注意於兵略撮舉其老謀壯事呼
吸應機者爲國家緩急之濟庶幾韜鈐之萬一焉耳拮据
簡編積漸致疾癸亥秋不肖膺命考選心動遄歸幸及侍
於病榻前者三日手一編而付之曰所未竟在是汝其圖
之嗚呼以式耜之不敏其何能負荷箕裘紓先志之萬一
捧書隕涕荼痛憑塞又何能爲闡揚之地哉惟念先君自
幼攻苦老而好學蠅頭細字丙夜不休昧爽寤前雙趺獨
立當儀罷簪甫盥忘櫛出處一轍寒暑無間乃經綸未獲
其展錯精血徒耗於編摩齎志千秋持忠入地若復并其

憂世苦心論墜箴衍則爲罪滋重用敢追維其經營之所亟先付梓人告諸當世之君子以明先君志事所在云爾

與許子洽書

江干流連三日具見故人高誼若非仁兄弟岑寂不堪矣至今思之猶戀戀也歸家後遂鼓東皐之興乎家君一山無良朋則不樂仁兄其曲慰之勝地讀書耳目倍覺淸曠邇來著作定多弟願仁兄堅自信之心爲必售之計明秋大奮轉盼間耳掺觚之暇得仍前所輯一書續而廣之亦見古人不廢成功之意弟欲作一簡便法私爲受用將各帙內有關於政事機宜其沈幾遠畧足以應卒而破奸者命童子另錄一冊備閒時檢看以助發識力不知可否望閒卽求以此意轉達家君弟闇劣性成兼以疏緩慣習必

致僨事茲者漫受一　職茫茫未知所之夢寐皆驚疑也仁
兄愛我有素其何以教我乎大臣年表一　到京便爲仁兄
表章許生聲價大震都門館中諸公尤見欽仰弟忝附窻
誼榮幸何如家鄉試事在今冬抑在明春羽明之戚此所
不料而獨使九來悒悒三載凡我同志更爲稱恨仁兄亦
有以慰藉之否怪哉王輿謙之變乎遂以累戈三戈三安
之否風便草此奉訊不旣欲言

顯考江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達觀瞿府君行狀

本貫蘇州府常熟縣積善鄉五渠里

曾祖琍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妣鄒氏贈淑人

祖國賢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妣秦氏贈淑人

父景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
書諡文懿

妣李氏封淑人　生母殷氏贈安人

府君諱汝說字星卿別號達觀瞿氏之先有礪齋公者以
宋遺民不仕勝國居常熟之五渠里自處士至文懿公凡
九代文懿公生四子府君其季也方文懿公官南祭酒殷
安人有娠文懿公夢南斗一星墮地拾之化而爲棊有文
曰艮長子太僕公占之曰艮爲少男棋之音奇必奇男子
也府君生文懿公喜曰傳說一星在南斗之旁兒其應是
乎遂以名而字之文懿公棄世府君纔五歲辟踊如禮又
五年李淑人亦歿太僕公字之如子躬與起居一言一動

以身爲師安子弟之過焉羈貫就外傅手貯膏火以貧夜讀太僕公喜且泣曰文懿之後其有聞矣稍長讀書墓田丙舍每搆經義一篇輒薦文懿公神主前晨昏不輟歲甲申補博士弟子員卒業山中顏垣灌莽飦粥不給每至夜分山鬼嘯庭倦僕觸屏一燈熒熒洛誦自如當是時吳下相沿爲沓拖腐爛之文府君與執友邵君濂顧君雲鴻瞿君純仁結社拂水剏爲一家言以淸言名理相矜尚而府君尤以精深雅則爲一世所宗殘膏賸馥沾丐作者至于今未改說者以爲靖歷之間文苑波靡文懿與府君咸有起雅去俗之功蓋不誣也萬歷丁酉舉應天鄉試少保嘉興朱公少師福淸葉公相慶以爲得人庚子入南雍江夏郭文毅公定襄傅文恪公咸器重之辛丑賜進士出身臨

駒馮文敏公欲選置中秘府君以殷安人善病乞假歸癸卯之歲稱觴壽母已而遂執其喪瘠毀踰禮強治葬事戚不廢易丙午服除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繕司掌將作諸務多與禁近交關而黠商猾吏夤緣竄穴其中不可究詰府君清強任怨勾稽不少假皇第七女下嫁督修府第內史稱奉旨增設廊舍承塵督趣甚急小璫傳呼者日十餘曹府君謂廊舍止宿宮人而承塵之制金粉燦然則主家寢殿飾也以宮人之居侔於公主上下無別非制取祖訓會典邸第式示之內使爲語塞則又以鋪墊爲言先是內監題婚禮錢糧至十五萬以皇長公主例奏減十萬至是有欲溢萬餘府君曰長公主出自中宮今以貴妃所出埒之則已過矣又可溢而加諸上乎題減之奏已奉明旨

誰敢干之令日不力爭異日必有執詞以問者其過恐不在外廷也內使乃不復有言府第之役用班軍三千人強半皆虛名耳每一點視則從旁竇出入率一人而三四應府君刺得之班軍無敢冒應者商之與內使比而爲欺也籍紀材木先列其巨者而以細碎者雜之估値則從其巨者府君命條列巨細各自爲籍上下其直顯若晝一焉故事都城修築咸用方土法動經三四年雇募車役費至四十餘萬府君任之量工命日三月而畢減費十之七且上疏奏繳矣內使忽言城之東北隅四十餘丈皆沙土浮而易圮宜仍用方土法築之冀以是撼府君而復方土之例府君計國初城垣磚厚不滿二尺而沙土盛之至今完好今磚倍土減猶虞其壞此瞽說也然度口爭之不得乃遍

視城下皆埴土也即命取以築城而以城之沙土賞地不加費一鐶而方士之說寢每事與內使抗論往復甚苦然理辯而詞平內使亦屈已以從焉尋轉都水司員外郎水曹郎官遷拜如傳舍而吏與商忿爲姦利所行事皆去其籍每歲題辦紛如亂絲府君初視篆即裁減不經六千餘金搜稽故牘自嘉靖迄今歷年增減之數排纘一書仍奏記大司空曰水衡金錢強半歸於年例年例有常供有間辦參差不等有以三十餘萬之供而併於一歲者至於不時之傳造遇缺之題辦不可枚舉加以山陵橋梁河工諸役累年不休通計歲供諸費必四五十萬金方可支撑今外解額數不滿二十萬又半爲採織營建題留其半解者又或以災傷停免僅僅事例一途籍以接濟今復爲戶部

借去司帑若洗卽歲解五六萬金寧可變化十倍以應種
種浩繁之費乎今欲望主上俯念部困慨然裁減內廷不
億之供未可驟得則惟有節縮浮濫酌量緩急與役搏之
時勢題辦參之往籍量入爲出寧減無增第方冊雖見異
同官守迭更旬月間有減裁新額吏胥匿不以聞偶行添
辦權宜監局卽指爲例當新舊交乘之會更支移舞弄之
秋易嚮東西移手上下一切已行規制束之高閣某攝篆
匝月見鋟板所載已漸倍於祖宗舊制如嘉靖間庫務年
例共十八款而備考條例一書遂列四十六款濫踰已甚
中間可裁者正不啻十之三四節款內錢糧數目一皆本
部內監覆議相同著爲永額而今更浮添不止以日縮之
入供日溢之出智者亦束手不知所計矣今摭拾往牒開

具條款以見水衡之困更倍蓰三司即不能請旨裁革一錮往例亦可按籍執滅毋俾溢額姦商滑胥庶不至勾連盤結迷職司於聾瞽耳大司空王公深然之命鏤板於部使後之人得以按而考焉瑞王婚禮所題辦踰額府君爲王公草奏爭之詞甚剴切舉朝以爲得體滿三載考實授贈王母殷爲安人庚戌春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巡瑞南未一月改湖廣督全省學政府君以謂善料士者如良醫之料病必先眎其病之所在而後可楚固材藪其人與文才氣橫騖多病于其所有餘必反而治之而後楚材可無廣泛駕也初至即下教以行誼風厲諸生聳善抑惡廉其敗類者襮之屹然如山不可犯干下上文藝一以大雅爲則其有格外相賞者亦必範我馳驅不詭只幅楚之人與

文爽然一變竿牘請託一切謝郤有以尺一介臺使以屬
府君者當旅見時從容爲言府君峻拒之今大司馬開州
董公時爲按察使與府君接席肘之使謝府君嘿不應董
公出而相揖曰公强直如是非吾所及也臺使亦以此益
重府君蘄州諸生有與荆府香火僧搆難者羣而譟于荆
府府君怒而斥之其父走京師徧控臺省請于政府福清
公福清公曰瞿君風骨稜稜我亦畏之勿復爲煩也府君
行部長沙憲司堂後有門闔左而繇其右訊之門者曰闢
左門不利也府君曰然姑闢之及胥吏之入也則相與爲
厭勝之法殺雞灑其血於左門之石龜而後入曰龜有物
憑之能夜行不禳必有咎府君領之夜半擲土徧堂戶如
鬼物所爲胥吏皆夜驚相告府君曰嘻我知之矣闔左門

而緜右門者迂其途以便庾匿也洒血以厭勝者以鬼神禁制我也夜半擲土者實所厭也出門者而訊之一一首服吏胥皆為股栗其在德安也漏下三鼓中庭有聲砰然府君出戶四望火光熠耀堂宇間頃之聞民舍啟扉聲火光遂隱視諸牆下則黑踠裹甋甎墜焉詰朝戒邏者曰若往徧啟扇我能以其聲辯之聞擊柝則止邏者如所戒則又命一隸往曰是門闔聲相類必是家也為姦利者其戶下當有漬水矣視之有焉一訊而伏辜府君未嘗習為外吏其發奸摘伏如此楚人始憚府君之嚴疾府君之執既而畏其公服其明習其正且壹未嘗不心折而口頌也府君于學政勤敏朱黃甲乙窮日分夜竟以是致病病已輒發癸丑春擢廣東布政司參議慨然嘆曰昔年登第時五

月射柳車馬駢闐爭先者未已一人從旁笑曰意思亦不過爾爾闐之憬然浮沈十餘年轉思其言有味獨不可以倦而歸乎遂堅臥不出式耜以丙辰舉進士益決計肥遯小築于邑之東皐角其堂曰浣溪杭山帶水頗極遊眺之致常語人曰浣溪一片空明是晚年得意文字也式耜令永豐時時貽書教以善敗摘抉利病櫛垢爬癢洞見一方如堂既庭式耜奉教惟謹庚申秋有江西湖西道分巡之命永豐其屬邑也式耜業以令甲迴避府君堅具疏乞休銓部不能強以病痊起用覆奏亦異數也府君林居十年不通長安一書臺使者按吳屢以地方人才薦亦不一謁謝歸隱之志確乎其不可拔其力辭新命初非以式耜待罪永豐之故也而府君自是病瘦劇火壯攻中胸臆結轖

又二年遂不起矣嗚呼式耜尚忍言之哉式耜在永豐日夕以府君疾爲憂府君手書慰之曰汝無憂我但一意爲地方造福卽所以爲我延年也癸亥四月式耜以赴召便道歸省府君爲辦嚴趣之行及秋式耜心動馳歸則病已不可爲矣稱藥檢方不異平日詢問朝事及往還知交皆有倫次飾巾待期泊然而瞑式耜之得奉湯藥侍左右僅三日夜耳嗚呼痛哉府君天性孝友以不及事文懿爲恨歲時祭享輒涕泣覆面事李淑人逾于所生殷安人善病手治藥糜損益饑飽伺氣息而進之讀書山中救斷家事聞安人小極輒慘然色變戸不及扃趨歸矣事太僕公凜然如父師太僕卒于滄州扶柩歸葬子其子兩嫁其女不啻已出事叔兄佐擊公抑抑怡怡老而彌篤待宗族姻黨

親疏有恩禮矜慎許可不汜濫交與所與交遊者咸有終
始治家肅若朝典僮僕多椎魯有輕儇游冶者立斥之或
與人爭競其執辭直必加榎楚焉曰吾以爲律令也生平
不立崖岸不樹徒黨嘗謂士君子居身立朝如農之有畔
經營鞅掌猶恐不給何暇舌牙齒樹頤頰奔趨于是非勝
負之場乎辯析義利不苟取與其在楚得士之盛踰于前
後數公有宦于吳者絕不以一事干請曰毋違吾夙昔所
以教士者也少無博奕摴蒱聲伎之好登第以後篝燈佔
畢如儒生讀書不務浮華留心經濟及本朝人物晚年網
羅琬琰獻徵諸書及文集野史分門別類手自纂錄命曰
皇明臣略凡百餘卷人才國論鴻猷鉅績挈領提綱炳若
日星遺民舊老小夫婦孺片善一得捃摭瑣屑蓋府君數

年心力殫瘁于此而其大志所存未及見諸行事者亦可以覩其梗概已矣溯府君之爲人孝友忠義大節凜然嚬笑話言小物必謹至于帷蓋不棄履屐各當周詳精審出之自然有他人窮老盡智所不能及者無一言受人誚責無一事供人吹索自少迄終如精金介玉人知愛重亦無能指而稱道之者然其精神磨耗未老而衰亦或坐此性不喜佞佛而信根夙具建小閣于浣溪奉大士其中病中有得書之赫蹏多達生遺世之語嘗夢至一殿名曰馭娑有神南面坐或指之曰此若前身也後知馭娑爲漢殿名自署曰馭娑主人嗚呼此豈偶然哉府君娶無錫施氏贈安人以式耜永豐滿加贈恭人父太僕寺卿策恭人性恭儉孝謹備有儀法府君爲諸生時家貧多逋責恭人拮据

應之而令府君一意修業式耜别有狀誌之先府君十五年卒府君生于嘉靖乙丑九月一日卒于天啟癸亥九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九生男一即不孝式耜娶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壚蓮邵公子增例太學生楚浮公女女四長適贛州府知府湛源陸公子廩例太學生泰徵先後卒次適鄉進士朗仲顧公子應瑗俱恭人出次諸無錫歲貢經歷海陽施公子傳山曹公孫楚雄府知府明斗公子茂泉側陸出撫女一即伯兄太僕公女適無錫官諭澤峰吳公孫太學生安叔公子邑庠生明楨孫男四長玄錫聘廣州府知府珍凡陳公子邑庠生漢東公女次玄銓玄鑑玄鑰俱幼未聘孫女一諾憲副貞菴蔣公子侍御養菴公嗣子郎陽都司斷事蘭楚公子廣生式耜卜以天啟六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奉府君柩葬于虞山祖塋之左與文懿公同墓而異兆恭人向在淺土啟而祔焉不肖子式耜覊宦五斗違背子舍星馳三千里僅覩殮含追慕擎號無所逮及竊惟府君以五齡藐孤克自樹立束修自好蔚爲名賢雖位不竟施年不配德海內大人君子靡不以爲文懿之子而太僕之弟也以孤之無似荒迷瞀亂不一論次之抑没先德爲罪滋大用敢追述其生平操履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他日當藉手以上于史館伏幸採擇焉謹狀

先妣施恭人行實

母恭人姓施氏錫山名族也父太僕寺卿㢸菴公諱策母盛宜人有丈夫子三女六而吾母於女行中居四生而秀

慧尤爲父母所鍾愛生之年太僕舉於鄉太僕與先文懿

女夫鏡湖尤公善尤公稔知吾母賢又時時爲言施氏世

德也文懿欣然曰吾有弱息願締姻焉葢指府君也尤公

請之太僕以後進自嫌謙讓未遑先是盛宜人之舉吾母

也有隕星之夢而文懿舉府君亦夢一星隕爲棊殆有天

作之合者太僕母陳太宜人神其事遂命允之亡何文懿

與王母李淑人相繼捐館舍王母殷太安人以一婺婦提

孤兒幾不能自存比府君弱冠吾母于歸而太安人始有

子婦之樂家故食貧母入門時一切公私逋負紛然交責

悉傾槖裝償之無所悋時府君年十八猶未遊庠薄量之

者頗加以不堪母從容軟語諷之進業佐以遊學會文之

資府君一意舉子業不復問家人生產內外事母肩以一

身爲屈十指自晝節縮衣食以供朝夕米鹽薪芻之問不以入府君之耳太安人素善病母將護甚謹柔聲愉色所以娛侍者萬方藥爐紡車團然一室府君或讀書山中或授經他邑每出動經旬月母晨昏定省彌加祇慎太安人喜而曰新婦賢實生我府君亦謂自吾得婦而無虞於養是代吾爲子者也府君數從外偕文士來吾母則治修瀡善供具時有不給脫簪珥佐之又不給至質衣貿絲佐之府君爲諸生小試輒利而至京兆試則屢蹶親老家日落情境益復不堪相對輒攢眉浩歎吾母且泣且慰曰遇自有時無挫厥志可也難脂夜讀從其旁佐以織紝伊吾伊軋相和達旦以爲常歲丁酉府君舉於鄉惟時婦姑相對爲一破顏追念十五年茹荼吞蘗光景不知如何暗度更

泣下也又三年府君成進士卽乞假歸歲癸卯與吾母稱太安人六十觴壽太安人病不起府君毁幾不勝喪吾母左右之如禮已不孝補郡庠諸生母喜而且訓之曰秀才非易作者吾見汝父嘔心廿年而始博一第汝其蚤暮自力無使宗伯書種一傳而墮府君督不孝或過嚴母又曲爲解曰僅此孱兒吾虞其不任受勞也逮府君服除謁選之京吾母始念外王父母春秋高不忍遠離爲賢筵與府君俱母子留於家以近兩尊人而府君必欲攜不孝躬課之母復謂吾一子耳母子相依爲命忍分南北耶卒勉從焉府君官冬曹冰蘗自矢所賦飱錢不能給桂玉重以酬應叢集罷勉拮据母之力爲多而乳恙作矣蓋吾母一身且井臼且扃鑰且機杼且牖戶爲瞿門勞薪者二十七年

又性沈靜寡言笑檢押如處子意有所菀結未嘗出諸口其傷深而在內故宜有此府君多方療治經年罔效戊申春不孝歸就學使者試母病中忍淚言別意怏怏未能忘而勢日增不孝試事竣夏五即擬北上省母府君輒馳書止之謂就家可蚤畢姻事以慰母心詎意未一月而吾母遂不起竟未得與不孝一永訣耶嗚呼痛哉吾母之歸瞿門也囧卿之女宗伯之婦亦世俗所謂上家者而荊布自適粗糲爲甘了不異寒門生平不省私儲一鐶所業女工稍有贏輒出以應緩急沒之日止遺金釧一隻手授府君曰以此貽兒婦悲哉此即吾母之惓惓也已吾母性至孝友虞之去錫百里而遙候問兩尊人者道相逮也外王父太僕公或至虞輒攀戀留連作數日娛吾母間一歸寧亦

必盤桓月餘而返盛夏宜人微有恙則日夕憂皇食寢都廢戊申之夏病劇矣每府君緘書太僕必囑曰愼勿驚吾兩尊人兄弟娣姒之間雍雍穆穆問遺不絕其篤於天倫如此體故孱弱更以辛勤多病然又不欲呻吟床簀傷太安人心每小極輒便強起府君讀書每至夜分縱冱寒母不先就寢不孝輩或勸之母曰汝父腹中尚無煖氣吾忍自逸耶當府君沈心搆義時輒至忘食有強以進者恚甚叱使去母則手持食以伺稍間復進顏色愈和府君未嘗不轉恚爲喜也主中饋一不以委之下雖抱痾必躬至爨下調其旨甘歲時蒸嘗尤極虔其撫子女三人不以愛廢勞米鹽出入纖悉井井自經然御下獨寬恩意煦煦也親黨有匱乏者有老疾者周卹有常禮心主慈悲而未嘗拈

香佛前展拜祈禱師尼巫覡縱横里中獨逡巡不敢闖吾
門年逾四十始莊嚴一大士像瞻禮焉居恆謂我福氣薄
壽命必不長家人竊怪之豈料竟不及下壽平生男一人
不及其婚娶與成立病危時僅從床簀間聞不孝試第一
餼于庠爲作歡慰語屬纊之辰府君問所欲言曰吾無復
可言但照管耜兒盈淚而止嗚呼寧望不孝有今日哉母
歿之二年而府君冬曹奏績得膺封典王母殷暨吾母均
贈安人越十三年而不孝令陽豊滿三載考銓司按令甲
以府君秩贈母得有恭人稱翟茀之榮生前未獲身被夜
臺漠漠未知恩光亦照及否嗚呼痛哉母生于嘉靖甲子
七月二日歿於萬歷戊申七月一日享年四十有五子女
婚嫁具府君狀中吾母即世幾廿載以未獲吉壤奉府君

命權厝于程橋之山房今卜地于祖塋之左已食將啟權厝之柩而與府君合葬焉嗚呼吾母幽靜貞淑眞與府君一德相將而棄不孝也蚤追憶遺行什不得一也幸外王父太僕公有權厝志略幷晨昏過庭時府君所口授而不孝所筆受者和淚詮次之如右惟是立言鉅公節採幽芳特賜椽筆流輝彤管俾吾母藉以不朽寧惟死者銜戴九泉將不孝而下世世子孫咸拜無疆之賜

跋施恭人權厝志後

嗚呼此外王父太僕公以父而志其女者也先慈之柩以萬歷戊申權厝於程橋山房未卜宅穸外王父恐歲久湮沒而先爲志其梗概敘致悽惻字字皆實錄也今外王父下世矣捧其遺筆淚漬如新敬重錄而鋟之斯文可傳先

慈之懿德亦藉以有聞於後矣

弱水許君厝誌銘

君許氏諱重華字斂美一字弱水其先有從太倉衛軍籍占業之東唐市累世因家焉瓜緜瓞衍族用滋大嘉靖間有諱河者以鄉薦再爲浦江上蔡令則君之曾大父也河之子諱應春以副貢官韶州司李應春之子諱士奇世所號爲勃海先生者則君之考也許氏既以清華之胄甲乙里中其子姓往往精強饒心計才大於身而勃海先生㒸然有智囊之目邑士大夫之訪掌故者多就而請焉於是許之門益噪而君年在齠齔輒攻苦向學以爲乃翁之宄心時務正吾儕褎足下帷之資也匡床棐几彝鼎縹緗錯雜位置擁臥一樓中悠然若可以終身矣自爲博士弟子

運蹋院門屢上屢躓人皆意君侘傺有幾微之色君獨不以爲念也會其子宸章宸翰相繼露頭角而宸章又早奪棘門之標君乃忻然曰吾有子矣分畀家事敕斷塵囂暮方期夷然恣意於山砠水涯之間而哭弟過哀一疾不起享年才六十溯君之生平孝友樂易其天性也少無紈綺粉黛之好長無絲竹賓從之娛人以之告者未嘗以有無爲辭以惡聲至者未嘗以非分介意渤海先生與學博士爭議不相下君爲長跪請解族子以墓田構釁君爲捐金兩定之居平訓誡其子必以祖武爲法而又曰後之人更能培忠厚紹詩書𠶷儉約斯無愧吾家子弟矣嗚呼凡今之爲子弟者吾惑焉席先世之餘庥乘家門之旺氣有則持籌握算晰利孔蹄秋毫身甘牧豕之牢有則膏脣脂舌誇

宦海爲轉丸附通人之餘焰不復知旁人之爲之汗顔也一旦時移勢換鼻息無依游魂莫貸望高閎而投止借籬落以棲身豈不悲哉然而世之目論者未嘗不以是爲佳子弟何也謂其亦有以自得也茲以君之不競不絿無營無欲終其身若單門寒素而卒之上無愧于承先下有裨於貽燕所得爲孰多乎君生於隆慶壬申正月十二日卒於崇禎辛未七月初七日某年月日厝於哼塘師字宇之新阡銘曰不貲其躬退然若沖人以爲取之約也而安知其享之豐人以爲遺之嗇也而安知其積之充蒼松怪石有光熊熊是爲吉人之宮

從伯文學沖台公小傳

公諱斗揚字道樞別號沖台吾瞿有若匏公舉進士第仕

至撫州守者其五世祖也父曰雙湖公母曰張孺人公生而安雅在傳不勤言動無妄弱不好弄始就外傅時父嘗攜之觀賽神俄失所在急跟蹌歸覔之則獨坐書齋伊吾不輟父呵之稚子不告而歸不重而父憂耶公跪而白兒以爲羣鄉人若狂不如與聖賢相對樂也父奇之九歲即操筆爲文屈其長者弱冠與先少參偕游於庠相對驩甚出入必與俱其篤行好修大約有相似者不獨以宗人分誼也公既以學完行高邑里推重爭欲以爲師所至輒以其意譬解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學者言尊傳註與少年言敬畏長老成道尊而意親詞氣愿款從遊者始望之凛凛久而油然不忍舍也一時所稱經師人師無踰公者每試有司與先少參相甲乙至京兆試則屢報罷最後乃

慨歎曰人生幾何徒以殉鉛槧乎遂出所讀書屬之子而棲心內典敕斷家事不復相關身心晏如也天性孝友事其親克盡志物至居喪時年已踰五十矣猶蒸蒸作孺子慕也撫其異母弟疴癢如其身分財則取其廉纖者任事則取其艱鉅者既析箸而弟猶時時給取若主藏吏也被服造次必以禮歲時蒸嘗皆按禮遺而行之每當忌辰輒素冠服而泣伏地以族之繁而易渙也修葺世譜導以宗法簡嚴有體其教子孫倣萬石君曰傳家之法惟孝弟長篤慎至老不衰所接雖童子必講鈞禮傴僂而忘肩臂之勞所振施於宗戚者稱力而行不必矯也生平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輕未嘗干懷其于竺乾之教固宜針芥報而水乳弇者彌留之際索水漱盥整衿危坐而逝亦

可以徵公之定力矣春秋六十有三子儼侗孫嶧俱邑諸
生溫文有禮世其家
瞿式耜曰公於式耜爲伯少而過庭先少參所舉以訓敕
者必稱公曰一言一動皆可師法小子毋泛然求之諸伯
叔行也比式耜通籍作令公千里貽書未嘗不以先文懿
相勗勵也嗚呼若公者豈特吾宗之祭酒古之人有其德
而無其位者如王彥方黃叔度躬行而人自化之公殆其
一流人與

祭方伯睟芝孫公

惟我公之卓犖氣如虹而萬丈炳鴻績於旂常垂勳名於
天壤羌濟美而紹聞識英傑於舞象羨軼羣之雄姿搏扶
搖而直上鏗擲地之金聲包四庫於羅網蔚鸞鳳以于陽

聯龍虎於春榜叶甥舅之繼起兩丙辰以焰朗耀江貝於爽鳩洵貫索之無枉彰罪案於紅丸炳法紀於指掌勤犴獄之覆盆泣七閩而精爽旋出守於一麾俄妖氛之掃蕩條六議以鎮撫俾岩疆無震盪蕃三北之赤眉固二東於保障爰晉爵以報功命瓊海以遄往御金馬於懷廄進黎人以恩賞敷禮樂與兵刑宏道化而斗仰飭秋官之三典裕太宰之九兩秉右轄於雄藩慰仰屋以國帑珠海變爲廉泉戟門清於琴幌效知足之曼容迫未老之疏廣陟山起白雲之思下江作紫霞之想雖齟齬於貝錦竟高蹈於蒼莽賡南陔之馨潔愉晨昏以色養育丹山之鳳雛繼律呂之遺響隱龐公之鹿門披王恭之鶴氅憶曩昔之交驩憫余懷之骯髒借湖山以遨遊其筍輿與蘭槳忽厭世而

乘雲悼哲萎之安傚薦沼芷與江蘺緬遙情之惝恍庶靈
斿之彷彿歆椒醑而來享思復見之何從雪余涕而惘惘
尚饗

瞿忠宣公集卷十終

邑後學屈祖徐校字